

举报

◆ 孙道荣

局里要提拔一名处长，胡三和黄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。两人都毕业于名牌大学，同时进局机关，都担任中层副职多年，业务能力都很强，群众基础也都不错。一句话，旗鼓相当，各有优势。就这样，双方形成了拉锯战，局领导也举棋不定，一时难以拍板。

关键时刻，局领导收到了一封举报信。

信是匿名的，举报黄四有行贿买官嫌疑，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：某年某月某日，黄四曾送给现已退休的老局长一幅张大千的字画，这一幅字画的市场拍卖价已达百万元之巨。这还了得！局领导立即组织调查组调查。调查组从侧面了解到，老局长确实挂着这样一幅字画。一行人来到老局长家中，果然，客厅里挂着一幅山水画，署名正是张大千。调查组长故作惊讶状，老局长真有雅兴，退休后搞起了收藏，这幅画可价值连城啊。老局长哈哈大笑，我哪有什么雅兴啊，就是挂着玩玩的，不瞒你们说，这幅画还是黄四送我的。

没想到，老局长这么干脆地自己把盘托出了。调查组长严肃地说，老局长，这幅画是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的，市场价已过百万了……没等组长把话说完，老局长打断了他的话，什么张大千啊，你们看清楚了，这个人叫张太十，只是一个街头摆字画摊的，就在解放路口。那天，我和黄四一起路过看到了，我觉得画还不错，价格又便宜，就想买一幅，但我身上没带钱，黄四就替我垫了50元。回局里后，我要还给黄四50元，这小伙子，还真倔，死活没肯收，我想也就50元钱，他不要就算了，权当这幅画是他送给我的吧。

原来是这样。从老局长家出来，调查组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解放路

口，果然见到一个字画摊，摆摊的确实叫张太十，以摆摊卖画为生，价格都在50—100元之间。摊子上摆的山水画与老局长家挂的那幅，也大同小异。如果不细看，他的签名“张太十”，与“张大千”还真很像。

一场虚惊。局领导听完汇报，长吁了一口气。这事，如果查实的话，那可不单是黄四一个人的问题，连老局长都脱不了干系。

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，没几天，局领导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。还是举报黄四的，说他生活腐化，作风有问题，乱搞男女关系，并指名道姓，列出了好几个与黄四来往密切的女性名字和单位或家庭住址。一时间，关于举报信及举报的内容，局里谣言四起。

生活腐化，可不是小问题，很多干部就是栽在这上面的。调查组再次出动，根据举报信上的名单，逐一排查。人名和单位、住址，都是真实的，看来不是空穴来风。一个个细查核实，结果大大出乎调查组意料。名单上的女人，一个是黄四的亲妹妹，小时候过继给了别人家，跟了别人姓，父母死后，黄四一直觉得亏欠这个妹妹，所以对她特别好。名单上的另一个女人，经查证，竟是一个男人，只是名字很女性化，黄四经常和他一起喝酒聚会，属正常的人际交往。查来查去，没发现黄四有什么作风问题。名单上最后一个女人，却查出了另外的问题。这个女人长期卧病在床，丈夫工资微薄，家庭十分困难。女人和丈夫听说他们是来了解黄四的，以为是报社来采访的记者，向他们讲述了黄四特别是黄四妻子这些年给予他们的照顾，讲到动情处，夫妻俩抱头痛哭。调查组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活雷锋。

正在调查组紧锣密鼓调查取证时，又一封举报信，从上级机关，转到了局领导案头。还是举报黄四的。这次，局长拍案而起了。在局办公会上，局长愤怒地举着这封举报信，对其他局领导说，这封信举报黄四在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，利用职务便利，溜须拍马，为局领导牟取各种不正当利益。局长抖抖手中的信，气哼哼地说，同志们，这封举报信不但针对黄四同志，也是冲着我们所有局领导来的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都从黄副处长那儿，得到了什么好处？

办公会炸开了锅，有人义正词严地提议，必须要查清楚，这些匿名举报信都是谁干的，又为什么都是冲着黄四一个人来的？局长干咳了一声，很显然，这是别有用心之徒干的，其险恶用心就是将水搅浑，好从中得利。在干部任用这个重大问题上，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。

当天，局里紧急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。会上，局长通报了处长竞聘的进程，并公开了几封举报信及调查情况。局长严厉地说，这些信，都是匿名的，也都是举报其中一人的，还都是从我们单位边上的邮筒寄出的。选拔干部的过程，也是一个考验的过程，我们绝不容许有人为了己之利，肆意妄为，搅乱大局，这是玩火自焚。大家的目光，瞅瞅低垂着脑袋的黄四，又落在了脸红一阵白一阵的胡三身上。

几天之后，局里公布了最终结果，黄四被任命为处长。黄四搬进了焕然一新的处长办公室。关上门，输入密码，打开电脑，黄四找到一个文件夹，将其中的几个文档，删除，清空。黄四吐出一串烟圈，得意地笑了。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西游记

双休日邀三五老友聊天小酌是一乐事，席间有一位张善春先生，为武生泰斗盖叫天先生的长孙，也是当年红遍上海滩的著名武生张翼鹏的儿子。

他谈到当年盖叫天演《武松》狮子楼一折，老人从高处跳下时，竟摔断了腿，无法履行合同继续演出。父债子还！舞台老板找到张翼鹏，要他顶替父亲继续演《武松》。张翼鹏说：“如果顶替，须从头来起，演出《西游记》，否则宁可退款不演。”老板没法，只能贴出海报换演《西游记》，报上也刊出特大号字体“张翼鹏”的名字。年轻的张翼鹏不负众望，把新编的西游记连台本戏搬上了舞台。他多用“打出手”等武打程式，又在演技、行头、舞美上有所创新，为海派猴戏的剧目和表现技法打开了新路子。这样，张翼鹏的《西游记》红遍了上海滩，竟连演了6年，场场爆满，“到大舞台去看张翼鹏”这句话竟成了上海人的热门话题。

善春这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，无论哪一个艺术门类，都应注意独创性，即使是师生亲授，或是家学传承，都不能照搬前人的衣钵，这个道理已经是老生常谈了，我只是用来自我约束罢了。

韩伍 图/文

平移房子

◆ 何开娟

晚上看见一条电视新闻说，一位农民伯伯家自己建的房子因为占用了道路，即将面临拆迁，没想到这位农民伯伯灵机一动，竟用轨道和千斤顶将房子完好无损地平移了8米，避开了道路。看完新闻，我们全家无不为民伯伯的聪明才智折服。

看见儿子帆帆坐在沙发上托着下巴思考着什么，我问他怎么啦？帆帆站起身情绪激昂地说：“妈妈，现在房价那么高，我们家又买不起房子，咱们为什么不把老家的房子平移过来呢？”



粥和包子

◆ 程维才

晚上，我和妻子看电视文艺频道，荧屏上一位小男孩和小女孩牵手翻唱《敖包相会》，两个孩子看上去只有五六岁的样子，我摇摇头说：“电视台让这么小的孩子唱这样的情歌真不妥。”爱人说：“孩子能懂啥呀？娱乐嘛，他们说说不定还不懂啥意思呢。”我驳斥她：“现在的孩子都是小人精，不懂才

怪呢。”小男孩和小女孩终于唱完了，主持人出场问小男孩：“你们知道什么叫《敖包相会》吗？”小男孩拿起话筒用稚嫩的语气说：“我知道，歌里面唱的是关于两个人在厨房做早饭的故事，一个熬粥，一个蒸包子。”



警车开道

◆ 董春兰

朋友阿华有一定的社会关系，自称没有办不了的事。他对朋友又很热心，经常自告奋勇帮人办事。前不久，我和阿华在一起吃饭，闲聊中，我谈到了弟弟快结婚的事。阿华热心地对我说：“你弟弟的婚车找好没有？要不就包在我身上吧。”我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弟弟的婚车找好了。”阿华想了想，吐着酒气说：“你弟弟要结婚，说什么我也得帮点忙。要不到时我找辆警车为你弟弟的婚车开道吧。”

回家我把警车开道的事告诉了弟弟，他听后兴奋不已：“阿华有这能耐！那就让他办吧。”我打电话跟阿华落实，他满口答应了。弟弟结婚那天早晨，阿华打电话说，他带着车已到楼下。我让弟弟下去看看。不一会儿，弟弟打来电话说：“姐，阿华办事怎么这么不靠谱？”我问：“难道他没弄来警车？”弟弟叹息道：“弄了辆专押犯人用的。”



老爹不差钱

◆ 菊韵香

小周是家大型公司的经理，为了谈业务拉客户，天天天南海北地飞来飞去。这天一早，他又联系到一单生意，需飞往D城洽谈。

“爸，你还好吗？这两个月老毛病有没有犯？”在驾车赶往机场的路上，小周拨响了老爹的电话。由于母亲去世早，他工作又忙，时常两三个月不回家，实在没辙，只好把年近八旬的老爹送进了“贴心心养老院”。

这家“贴心心”是小周跑遍全城，从100多家养老院中优中选优挑出来的。虽说收费奇高，可人家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堪称世界一流，且有“人间天堂”之美誉。在天堂里生活，当然逍遥自在。事实也是，电话那端，老爹一个劲地呵呵笑：“没有没有。爹好着呢。”那就好。小周又问：“爹，零花钱够不够用？要不，我再给你转20万元？”“不用不用，爹不差钱。”挂断电话，小周长舒口气，笑了。恰恰这时，电话响了。

是客户打来的。商场如战场，一进入角色，小周便把老爹搁置到了脑后。谈完这笔生意，又一笔接踵而至。若不是老爹去世的噩耗突如其来，小周都不知道自己会像陀螺一样转到猴年马月！

“周先生，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，请您节哀顺变。”院长边劝边调出录像，演示给小周看。看着看着，小周

积压在心里的伤痛渐渐消散——尽管足足有半年没来看望老爹，但在管理人员无微不至的照料下，老爹走得很安详，脸上看不到半丝遗憾。

仿佛一转眼，小周变成了老周，也被接掌生意的儿子送进了“贴心心”。最初几天，老周过得无比悠闲，衣食住行全不用操心，连洗脚都有人伺候。可时间一长，老周隐隐觉出了一丝不对劲。

不对劲之处，来自专门照顾他的管理员媚媚。媚媚生得身段苗条，楚楚动人，特别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像会说话似的，还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想起来了，她就是照顾我爹的人！不会吧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她怎么一点都没变？稍加寻思，老周回过神来：媚媚是个机器人！

不管设计多先进，她终究是机器，怎能和人贴心？老周还渐渐发现，身边的厨师、清洁工、保姆还有保健医生，居然都是机器人！难怪她们挂在脸上的笑，一年四季从不消失。天天生活在“机器丛林”里，和设定的程序聊天，能有啥意思？

越想越闷，终于有一天，老周病倒了。恰恰这时，媚媚笑盈盈地递上了手机：“周先生，您的电话。”是儿子小周。小周很关切，嘘寒问暖：“爸，我是你儿子。你还好吗？这两个月老毛病有没有犯？”

糕，我忘记掺酒了。”

【 很忙 】

一男子刚开始做生意，就租了一间豪华的办公室。这天，他看到有一人在外面准备进来，就装作生意

很忙的样子，拿起电话胡吹乱侃，还不停地甩出几个大数字，好像在谈一笔大买卖。最后，他终于挂了电话，问来访的人：“有事吗？”那人红着脸回答：“打扰了，我是来装电话的。”



【 掺酒 】

一个酒鬼疲惫不堪地敲开街角的饮食店，要了杯酒，刚尝了一口，顿时愣住：“这不是一杯白开水吗？”“哟！”店主也吃了一惊，“糟